



DE 12
1915
4



1913
4

論語卷之三

田中
四郎
藏書
之印

朱熹集註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

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

斯焉取斯

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

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

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

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度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子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太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

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

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幾度事理。以避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出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
索敵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
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
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
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
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

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
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
知來是其
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未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
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
之亞也聞一知一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
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未子以
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
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止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
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
音汗與平聲

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殺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終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焉。於虔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掄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憚憚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怒也。怒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曰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踰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

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

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圍。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數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采文子使疾弟遺室。拒婚。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濇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

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

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而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

知也

〔枕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枕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枕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誦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

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

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私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知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

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

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

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

得仁

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四也違去也文子潔

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撥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

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

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諷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

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甯武子衛

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在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

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

焉其介如此身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

其鄰而與之

醢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醢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狗物掠美亦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鐘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

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

亦恥之

〔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一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去聲。木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

而無憾。

〔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下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

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而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誅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一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

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者馬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懶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

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

秉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金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

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之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入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濫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

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氏曰以警賤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

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必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二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

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

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

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

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

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

矣費音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春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李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

臣季氏命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

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李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

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

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

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也。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

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

也。

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

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

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凡退而已矣此再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

儒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謹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

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

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

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欲日消

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友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

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

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揚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

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

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中語

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讒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一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

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

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

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

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一字並五。敬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搖。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

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一國之俗。唯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

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

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賂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

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與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

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

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乎常也。至極也。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程子曰。不偏之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

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癢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

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

彭

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

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說識知也不言而心

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

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

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斐居間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謙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斐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

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據音侶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未兼該。內外交養。自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渾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賦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旁紛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

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水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貧。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

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

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

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

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

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

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於是而不及

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樂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

將問之。

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

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

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

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齊不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

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不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

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

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與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

不繼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

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

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

恒矣。

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綱以木繩屬網。絕

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與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

之次也

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窺見之也

見賢遍反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稱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國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

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

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

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

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

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

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嗚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矣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

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

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

之禱久矣。」誅力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

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意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

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

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太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

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疆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其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

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

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

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大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

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

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邊，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遺。次顛沛之遠者也。若夫邊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

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

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己。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

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

君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

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

其感入。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議。可以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之音。之。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

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婚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吝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求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定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

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

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

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

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

耳哉

摯音至。睢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

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

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慥音空。侗。無知貌。原。謹厚也。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

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盡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

與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

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下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

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

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

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

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

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

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三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

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

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

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

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二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也。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

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

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絕。無之盡者。母。史記

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於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揚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

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

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

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宰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

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知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知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樂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負衣裳者。與蓐者。見之。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蓐。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務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音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

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太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問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

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

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問如字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

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
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

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

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
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

子將死起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
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

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
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秘不知

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
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

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

賈者也

韞紉粉反匱徒木反賈音稼韞藏也匱匱也沽
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

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王
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

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
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

君子所居則
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
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

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
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

惜此羣弟子
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

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十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

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

已

焉知之焉於度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

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

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懼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揚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

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

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之鼓反。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

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真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作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

遠而

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明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盡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

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十一章。今分為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下同。

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

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

言誾誾如也

侃苦且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

蹶子六反。蹶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蹶蹶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反。又反。

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襜亦古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子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振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攝。摠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摠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蹠蹠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悅和說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蹠蹠。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

勝。平聲。踏。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

言言卷二
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踣。踣。舉。足。促。挾。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二。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緇飾

紺。古。暗。反。緇。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楊。赤。色。齋。服。也。緇。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

袗。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用。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麤。研。奚。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麤。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襪。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觸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裳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裳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王素。吉。王玄。用。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

羊與魚之腥。毒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饔而錫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

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音嗣。饔。於

比異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饔。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於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入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決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病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

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

藜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

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齊。側皆反。

陸氏曰。曾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者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入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揚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畜。許六反。食。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頌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不可。以衰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出重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情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大夫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

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綬

綬輓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綬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

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可又反

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砥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小可疆為之。侯知者。

4年 1月

論語卷之五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其

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綬

綬輓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綬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此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

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其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噉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臆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